

乡村振兴视域下非遗传承人驱动乡村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

张盈

岭南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广东湛江

【摘要】非遗传承人是乡村振兴中兼具文化传承与经济带动功能的关键行动者。本文从文化认同重构与产业发展两个维度出发，分析非遗传承人如何同时推动乡村的“文化铸魂”与“经济赋能”。研究发现，其内在机理可概括为符号激活、关系重建、价值转化、生态重构等四个递进环节，传承人通过技艺展演唤醒村民的文化记忆，在此基础上重建以师徒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进而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市场化的非遗产品与服务，最终形成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相互滋养的良性生态。揭示这一机理，旨在说明非遗传承人之所以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根源在于他们同时占据了文化权威与地方社会的结构性位置，能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发挥不可替代的转译与整合作用。这为理解文化主体性在乡村振兴中的杠杆效应提供了分析框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理论参照。

【关键词】乡村振兴；非遗传承人；文化认同；产业发展；内在机理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GD26YDXZ27）：雷州半岛女性非遗传承人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的路径构建研究；广东省普通高校特色创新类项目（2025WTSCX068）：“后扶贫时代”雷州半岛乡村非遗女性参与者脱贫干预的初步研究

【收稿日期】2026年4月20日

【出刊日期】2026年5月8日

【DOI】10.12208/j.ssr.20260180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driving rural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Ying Zhang

School of Fine Arts and Design, Ling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jiang, Guangdong

【Abstract】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are key actor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possessing both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conomic driving funct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ICH inheritors simultaneously promote “cultural soul-building” and “economic empowerment” in rural areas from two dimensions: cultural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intrinsic mechanism can be summarized into four progressive stages: symbol activation, relationship reconstruction, value trans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reconstruction. Inheritors awaken villagers’ cultural memories through skill performances, rebuilding a social network centered on the master-apprentice relationship, and then transforming cultural resources into marketable I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ultimately forming a virtuous cycle where cultural identity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mutually nourish each other. Revealing this mechanism aims to explain why ICH inheritors can become an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oot cause lies in their simultaneous occupation of a structural position within cultural authority and local society, enabling them to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is provide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the leverage effect of cultural subjectivity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offers a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relevant policy formulation.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s; Cultural identity;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ternal mechanisms

1 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来，各地都在摸索适合自己

的发展路径。但在实际操作中，常常出现一种尴尬境遇：产业搞起来了，文化却丢了；文化保护做起来了，村民

作者简介：张盈，女，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岭南民俗文化。

没挣到钱,积极性不高。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像是两条平行线,各走各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笔者认为,当前缺一个能把“文化”和“经济”这两件事串起来的行动者。通过梳理大量的文献、实践材料表明,非遗传承人恰恰能适应这个角色。他们扎根乡土,手中有技艺,村里有威望,既能带着村民把老手艺变成收入,也能让年轻人在挣钱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认同自己的文化记忆。目前,非遗传承人可能是打通乡村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之间那道墙的关键钥匙。

从湘西的谭氏苗拳到黔东南的侗锦织造,从传统节庆到短视频平台上的手艺展示,非遗传承人正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参与乡村变革^[1]。他们不是外来的规划者,而是土生土长的行动者。这种内生性恰恰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动力。不过,非遗传承人究竟如何同时推动文化认同和产业发展?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背后的机理是什么?现有的研究多分开讨论,文化研究多聚焦认同,产业分析又紧盯经济,少有能把两条线串起来的。笔者试图整合零散观察,梳理一条从文化认同到产业发展再到双向赋能的逻辑链条。

需要说明,本文所指的“非遗传承人”不限于政府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也包括那些在村里实际承担技艺传授和文化组织工作的民间手艺人。

2 非遗传承人驱动乡村文化认同的内在逻辑

乡村文化认同,就是村民对这片土地、这方文化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这种认同不是天生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唤醒。非遗传承人在这方面有着天然优势。

2.1 技艺展演中的文化记忆唤醒

每一项非遗都承载着地方的历史记忆。苗族的鼓舞、侗族的大歌、北方的剪纸,不是简单的“文艺表演”,而是村庄共同体的集体记忆载体。问题是,随着上一代人老去、年轻人外出打工,很多传统技艺慢慢淡出了日常生活。传承人的作用,就是把快要被遗忘的东西重新拉回人们眼前。逢年过节组织一场表演,村里来客人时带着徒弟展示手艺,平时在传习所教个把年轻人做手工,这些活动实际上都在做同一件事:让村民重新“看见”自己的文化。看见了,才会想起来;想起来了,才会觉得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有学者称之为“文化记忆的肉身化”。传统通过传承人的身体、动作、声音活生生地呈现出来^[2]。谭氏苗拳的传承人在村口打一套拳,孩子们眼睛发亮,老人们点头称赞,这种现场感带来的认同冲击,远非宣传册可比。

2.2 师徒传承中的情感纽带再造

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比较紧密,邻里互助,师徒如

父子。但近年来城市化进程加剧,熟人社会逐渐变得陌生,村里开会时常凑不齐人数。非遗传承人的师徒关系,某种程度上重建了一种“拟血缘”的社会纽带。拜师、学艺、出师这一套仪式和过程,让参与者产生超越普通邻里关系的归属感。师傅不只教手艺,还管徒弟的为人处世;徒弟不光学技术,还对师傅有情感上的敬重。这种关系不只存在于传习所内部,还会延伸到村庄其他事务中。非遗传承人与其徒弟之间建立的师徒网络,有助于强化乡村的社会关系纽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社会组织与动员的功能^[3]。

2.3 文化符号的地方性重构

每个村庄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一棵老树、一座祠堂、一种独特的手艺。但这些符号的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需要不断被重新诠释才能跟上时代对文化的革新诉求。传承人扮演着“符号操作者”的角色。他们不需要刻板地复制传统,而是根据当下需求,对传统进行选择性强调和创造性转化。过去某个节日仪式可能强调敬神祈福,现在传承人可能更多需要凸显团结互助、文化认同;过去某种图案有严格的宗教禁忌,现在传承人会把它精简后用在文旅纪念品上。这种“再符号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在调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过于传统的文化年轻人无法共鸣,过于现代的表现老一辈又觉得失去本味。传承人恰巧在中间做到精细的平衡,两代人都能接受的同时文化认同也逐步建立起来。

3 非遗传承人驱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如果说文化认同解决的是“愿不愿意留下来”,那么产业发展解决的就是“留下来能不能过好日子”。

3.1 从手艺到产品:非遗的市场化转身

传统手艺要变成经济效益,需要跨过多道门坎。首先是产品化。手工艺产品讲究工艺的独特性,但过于个性化的产品,受众群体范围小,销量低。传承人需要在“标准化”与“独特性”之间找平衡。其次是销售渠道。以前线下实体店销售,依靠自然人流量,现在除了自然人流量,要需要网络销售、文旅传播等。在实践中,最常见的是“传承人+合作社+企业”模式。传承人负责技术和品控,合作社组织生产和利益分配,企业负责营销和渠道。文坡村的侗锦织造就是如此:传承人把村里的妇女组织起来统一培训、统一标准,产品由合作社对接文创公司,大家各司其职^[4]。另一种是“前店后厂”传承人在景区开体验店,游客现场看制作、动手做、顺便购买,溢价高,但对传承人的综合能力要求也高。

3.2 非遗文旅：体验经济的红利

乡村旅游红火之后，非遗成了最受欢迎的“内容”之一。城市居民到乡村，不只是观赏美丽风景，更想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做豆腐、打糍粑、学刺绣、听老调子等这些乡土日常，变成了可以变现的体验项目。传承人在这里扮演“体验设计师”的角色。例如打非遗糍粑，传承人通过讲历史、摆讲究、秀技巧，让非遗体验感截然不同。好的传承人能把一次简单动手变成一场小型文化非遗课程。苏马河村的实践颇具代表性：他们把苗绣、银饰、蜡染串成一条体验线路，游客跟着传承人走半天，从材料到成品完整参与一遍，最后带走自己的作品。这种深度体验客单价高、回头客多^[5]。传承人不再是被展示的物件，而是整个体验流程的核心灵魂。

3.3 家门口就业：非遗工坊的社会效益

乡村空心化的核心原因是村里挣不到钱。非遗工坊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在村里也能实现经济收入的可能性。工坊通常以传承人为核心，组织留守妇女、老年人、残疾人做力所能及的手工活，比如：编织、刺绣、组装半成品。这些活计对体力要求不高，时间灵活，农忙下地、农闲做工，一个月还能有1000-4000元不等的收入补贴。对村庄而言，人留下来，村子就不至于空掉。更重要的是，这种灵活就业的模式还较好的维护了留守人员的人格尊严，传承人实实在在教授技术，留守村民依靠自己的手艺增加收入，初步实现经济独立。对留守村民的意义，远比单纯领取扶贫补贴意义更为深远。

4 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的互动机制

文化认同和产业发展并非独立存在，落到非遗传承人这个话题上，它们互相支撑、互相强化。

4.1 文化认同为产业提供文化资本

非遗产品卖的不只是“物”本身，更是背后附加的故事与情感意义。以刺绣荷包为例，机器量产单价仅十余元，而传承人手工制品价格可达数百元，其价差本质上是文化资本的市场变现。文化资本的生成，依托于村民与市场消费者对传统技艺的共同价值认同。若乡村非遗传承人自身对本土技艺持否定态度，视其为陈旧落伍的文化符号，则难以获得外部市场认可。因此，非遗传承人需要率先培育并强化村落内部的文化认同，引导村民重新认知本土技艺的文化价值，树立文化自信。这种内生性认同会外化为直观的文化自豪感，并为游客所感知。可见，文化认同是非遗产业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根基。

4.2 产业为文化认同提供物质支撑

然而，如果仅强调文化认同却忽视经济效益，这种

认同也难以持久。乡村年轻人纵然认可传统技艺的文化价值，但若无法凭借此技能获得稳定的营生，最终大概率仍会选择离开乡村外出谋生。非遗产业化的关键，正在于将文化认同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当乡村年轻人看到同辈依靠传统手艺实现置业、创业、获得体面人生时，自然会对传统技艺的经济前景产生信心。这种正向激励，使文化认同从抽象的情感偏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职业选择。龙鼻村案例便有力的佐证，旅游开发前，当地苗歌传承人少有年轻人问津，多数人对技艺的存在价值持怀疑态度，但随着文旅产业逐步发展，演艺收益稳步提高，苗寨中的青年人参与传承的主动性也明显增强。这一过程，正是产业反哺文化认同的典型写照^[6,7]。

4.3 非遗传承人的桥梁与转译功能

传承人是连接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的直接桥梁^[8]。他们一方面扎根乡土，深刻了解村民们的心理和情感；另一方面传承人又走出去接触市场、对接企业、学习经营。这种“两边都懂”的能力，是其他人很难替代。并且，他们做的不仅仅是“连接”，更像翻译官，把市场语言翻译给村民，也把村民的诉求翻译给市场。这种转译包含了多个层面：把非遗的文化内涵，变成消费者愿意掏钱的核心卖点；把市场的运行规则，转化成村民能轻松接受的生产方式；把宏观的政策语言，拆解成村民听得懂、能落地的具体行动指引。真正优秀的非遗传承人要清晰通透的明白，要保留蕴含传统韵味且畅销的产品，也要会给游客讲好文化故事，而非刻意营销；更需要精通如何统筹村民协作。这种兼具“搭桥”与“转译”的内在能力正是非遗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

综上分析，非遗传承人驱动乡村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的内在机理可以概括为符号激活、关系重建、价值转化、生态重构四个递进环节：传承人先通过技艺展演、仪式操持与故事讲述唤醒村民记忆中的文化符号以解决“看得见”的问题；再依托收徒、组社、建传习所重建以技艺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以解决“聚得拢”的问题；进而推动非遗市场化开发、将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收益以解决“能挣钱”的问题；最终促成“文化认同促产业、产业反哺认同”的良性生态以实现乡村可持续内生动力。这四个环节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彼此交织、反复滋养。每完成一轮循环，文化认同便厚实一分，产业形态便成熟一程，传承人的能力也随之增进一步。

5 现实困境与应对思路

非遗传承机制在实践运行中仍存在多重梗阻，其

优化路径可从以下层面进寻求突破。首先,在传承主体培育上,需要加快构建职业化传承体系。通过设立青年学徒生活补助、完善留村创业的具体支持政策,同时,需将传承贡献与社会保障相衔接,如同普通白领在公司上班受劳动法保护一般,从制度上稳定青年传承队伍,使传统技艺成为可持续的职业选择。其次,在传承空间建设上,坚持活化利用而非盲目新建。重点盘活乡村闲置祠堂、旧戏台与废弃校舍,将其改造为非遗传习场所,由传承人自主运营,通过展演体验实现自我造血,为技艺传承提供稳定载体。此外,在市场开发与本真性保护上,采取分级分类与主体赋权相结合的方式。保留核心技艺用于传承研究,适度简化产品面向大众市场;支持以传承人合作社为主体对接市场,强化传承人在工艺标准与产品改造上的话语权,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技艺异化。最后,在政策保障上,积极推动部门协同与服务集成。以村落为单位,统筹建立非遗与乡村振兴联动机制,整合资金、项目与审批流程,减少重复申报与行政成本,提升政策落地的工作效率。

6 结语

非遗传承人究竟如何驱动乡村文化认同与产业发展?其核心并非依赖单一政策或项目,而是依托一整套嵌入日常生活的实践逻辑。通过激活文化符号、重构社会关系、转化文化价值、重塑发展生态,他们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这两条并行的逻辑线有机耦合为一体。

这一过程充满张力,传承人需在传统与现代、坚守与创新、个体与集体之间反复博弈。也正是这种内在张力,赋予了他们在乡村振兴中极高的能动性主体性^[9]。他们并非被动的政策执行者,亦非纯粹的逐利市场主体,而是肩负文化使命的社会型行动者^[10,11]。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不同类型非遗在驱动机制上的异质性,并深入探讨区域语境下传承人功能发挥的边界与条件。

参考文献

- [1] 王德胜,李康. 打赢脱贫攻坚 助力乡村振兴——短视频赋能下的乡村文化传播[J].中国编辑,2020,(08):9-14.
- [2] 马纯英,谭必友. 传统体育非遗保护赋能乡村振兴的文化逻辑与实践经验研究——以谭氏苗拳为观察中心[J].湖南社会科学,2023,(04):140-148.
- [3] 张新文,张龙. 乡土文化认同、共同体行动与乡村振兴——基于鄂西北武村修复宗族文化事件的个案启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04):19-28.
- [4] 周波. 非遗保护与乡村振兴的文坡实践[J].文化遗产,2019,(04):26-34.
- [5] 侯喆. 乡村振兴背景下非遗保护与文旅旅游融合发展研究[J].今古文创,2021,(24):73-76.
- [6] 向晶晶. 湘西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互动路径研究[D].吉首大学,2020.
- [7] 吴秋燕. 纪录片《苗寨八年》:民族村寨乡村振兴与非遗保护经验的影像表达[J].电影评介,2023,(01):98-102.
- [8] 马知遥,刘垚瑶. 乡村振兴与传统工艺类非遗保护和发展路径研究[J].文化遗产,2020,(02):19-29.
- [9] 雷明,于莎莎. 乡村振兴的多重路径选择——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22,(09):1-14.
- [10] 吕宾.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重塑的必要性、困境与路径[J].求实,2019,(02):97-108+112.
- [11] 冯世康,陈位志.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认同的现实意义、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J].现代农业研究,2024,30(03):54-56.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